

編者的話

本期的內容大都與物理或科學有關，同學來稿中不論是小說創作、個人哲思或生活體悟，或多或少都帶有物理的色彩。這個情況是編輯群樂見的，《時空》就應該要呈現出物理系這一群人慣常的思維方式及關心的話題。雖然它的成因或許是同學對於「系刊」有既定的印象，以及稿件作者群是「有偏的」，因此無法包含生活中更廣泛的面向。然而這次編輯群正有這樣的用意，希望看到同學以物理的角度出發，去關照周遭的事物及其他學科；希望讀者在閱讀時能發現這樣不是貧乏、狹隘的，而是獨特、有趣的。

我們要感謝每一篇文章的作者不吝嗇、也不怯懦於跟讀者分享他們的心思。非常感謝高湧泉、陳永芳、賀培銘老師接受我們的訪談，以及林清涼、楊信男、陳卓、林敏聰、吳俊輝老師積極地給我們建議與鼓勵。相當感謝張慶瑞主任與黃偉彥老師，因為他們，本期才得以出刊；同時謝謝 b91 系學會長廖建安及 b92 系學會長林理揚的支持與協助。感謝 b91 蔡政佳同學慨然相助製作本刊物用於系慶的資料。

要特別感謝的是在系上從事歷史博士後研究的張幸真小姐與她的助理林政道先生，由於他們在一年半前的大力推動，《時空》才得以完整重現，並再現生機。這次「編者的話」並不為書中個別文章作介紹，但我們要特別指出，張幸真與林政道的文章，在本期《時空》中別具意義。他們在過往《時空》中發現的感動，轉化為對這個刊物無私的付出，其中的熱情、艱困與體悟，在文字中表露無遺。

《時空》29 期編輯

李忠霖、江正天、王浚帆、林詩茵、陳哲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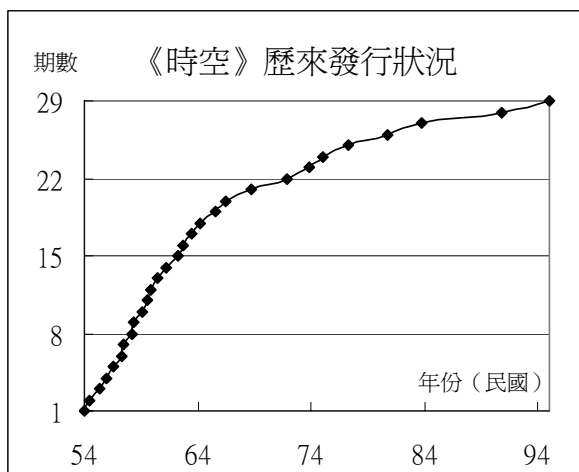
2005 年 12 月

《時空》創刊至本期發行剛好滿四十一年，早期可以說是名符其實的系刊，後來逐漸失去當初明確的定位。目前近三十期的《時空》，有二十期是在最初的十二年以穩定的步調發行的。在那段時間，縱使刊物的內容不

可避免的是出自於少數人之手，但應該仍與大多同學的關係相當密切。當時《時空》的學術取向相當明顯，在每期必有的教授訪談之外，雖有不少生活雜記及文學創作，但更搶眼的是各種「研讀心得分享」及物理學著

作的節錄翻譯。這類個人撰寫的學術文章，風貌絕然不同於課堂作業的演算練習，真正地呈現出物理人求學的態度，具現了在大學階段追求獨立研究精神的風采。不過偶爾可見到態度高傲、以分享之名行說教之實的炫耀文，讀來相當不是滋味。想要一窺過往《時空》全貌的讀者可以參考第二十七期的專題「歷屆時空回顧」。

將歷來發刊的時間做圖，可以發現其實《時空》欲振乏力的情形也不是最近的事，歷屆編輯群在序言中不斷反思《時空》的定位，也已經持續了將近二十年。



這也不會讓人太意外，畢竟許多組織都會面臨發行刊物的困難，學生組織尤其難以避免。另外，近十年網路技術的普及，也將刊物的一部份功能轉移至日常生活中，降低了發行及閱讀的動力。就目前的狀況來說，《時空》在物理系同學的生活中是處於相當邊緣的位置，與平日課業、運動及休閒生活沒有什麼關連。除了部分同學會在過往的刊物中尋找歷史的趣味，一般而言大家是不太在意的。

這裡面有點自我回饋的味道：不太在意的話就不會去編新的刊物出來，沒有新刊物

的話就離大家的生活更遠，更不需要去在意。《時空》可以說已經變成一種另類的「期刊」，一種不期而遇的刊物，每隔幾年隨著有緣人的出現而增生，維持一種穩定而低靡的生態。第二十四期的主編孟心飛學長在該期的「前言」中對此現象有中肯的描述。

時代變遷會造成事物的衰退，也有可能帶來新的契機。物理系在 2001 年初從舊館搬來新館，該年秋季發行的第二十八期便以新舊館的交替為主題，像是紀念一個時代的結束。我們希望以這次發刊為出發點，找到《時空》可以存續的意義，將它推回物理系的生活之中。類似的話，早已被覆誦不知多少次，第二十八期也並非沒有這樣的自許（雖然這點在該期「主編的話」中隱而不現，且編輯群的「自言自語」亦相當幽默輕鬆）。然而遷館之後的幾年，物理系正在摸索新的生活形態，系學會的組織及自治辦法屢有革新，各類活動也發展出多種面貌。在接續傳統與開創新局之間，《時空》於一片混亂中是無暇被顧及的；事實上，在 2003 年間曾經收齊了許多稿件，可惜功敗垂成未能發刊。

我們並不知道此刻是否已經時機成熟，但仍然希望作為一個起點，讓《時空》漸次進入同學的生活，站穩腳步。